



YI AOWANG

逃亡

(日) 田中光二 著
陈浩 译

逃 亡

(日) 田中光二 著
陈 浩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摄影记者龙崎乘坐的民航机因故障迫降在无人荒岛上。次日，龙崎等人在岛上寻找食物和淡水。发现一系列怪现象。龙崎拍下这些镜头回海滩时，见陆上自卫队正用火焰喷射器活焚生还的乘客。龙崎机警地跃入大海。为什么？他要用手里的胶卷向社会揭露这一罪恶事件。可是他哪里知道在踏上这个生物武器实验基地时，一种现代科学无法对付的细菌已侵入体内。于是一张由国家机器织成的黑网拉开了……。

(日) 田中光二著

逃 亡

陈 浩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造纸厂中学彩印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19 千字

1986 年 9 月第一版 1986 年 9 月吉林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3,200 册

统一书号：10355·621 定 价：0.97元

1（六月十五日下午一时二十分）

他心里早有一种要出事的预感。不过，这也许是没有长翅膀的人类在借助于机械的力量飞上天空时常有的那种茫然的恐怖心理。天空，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永远是一个神幻莫测的异境。

龙崎所搭乘的YS11型客机是日本新研制的中距离客机，这种装有两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载客六十名的飞机不但在国内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且还远销各国，挤入了国际市场。由于它只需要六百米跑道就能自由升降，故特别适宜于中小型机场，日本一些喷气式飞机无法着陆的机场已几乎如数被这种YS11型飞机所占领。

但YS11型客机毕竟是一种小型的螺旋桨式飞机，坐起来并不见得十分舒服。尤其是发动机发出的噪音充斥舱内，响得连女乘务员的广播也很难听清。

对龙崎来说，他并不太讨厌这种嘈杂的声音。置身于一架巨大的机器的内部，真切地倾听发动机的轰鸣，甚至还会给他带来某种难言的乐趣。正如坐在柯克比特赛车里，听着风驰电掣的汽车引擎发出的尖叫声，龙崎总感到浑身会产生一阵又麻又痒的颤抖。这实在是一种音乐，一种引起他体内共鸣的极妙的音乐。

因此，要是在平时，当这种罗姆斯罗依斯公司出产的三千马力的“短矛”发动机发出震耳的轰鸣时，龙崎一定会感到醉心的愉快的。

但是，那天的情况却很反常。当飞机开足马力开始滑行时，平时那种在飞机离地的一瞬间应有的高昂感不见了，相

反，他感到自己仿佛是在向着地心深处滑翔，慢慢地沉下去。他好象喝醉了酒似的觉得有点头昏目眩，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袭上心头：不应该搭乘这趟班机，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龙崎看着开始骚动起来的机舱心里暗想。“现在我开始相信神秘主义了。这些预兆恐怕就是所谓的精神预感。”

机舱内的紧张气氛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飞离鹿儿岛机场已经两个半小时了，按标准时刻，早在四十五分钟以前就应该抵达目的地奄美大岛机场！

工作人员对于误点并没有作出应有的说明，只是在大约二十分钟以前作了一次简单的广播：由于天气不好，本机将晚点到达目的地。

天气也确实不太好。自飞离佐多海角，进入海区以后，飞机被厚厚的云层裹了起来，还不时发出一阵阵剧烈的摇晃。眼下正是六月中旬，从东中国海到冲绳诸岛，正好处在梅雨锋面的静止时期。龙崎事先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本来就不期望这次飞行会有多少舒服。飞进海区三十分钟以后，五六二次班机乘客们的厄运来临了。飞机一头扎进了积雨云层，刺耳的雷鸣和闪电光里，飞机发疟疾似的颤抖着，一个惊雷打来，机身就象要裂开了似的。舱内发出一阵阵惊叫。龙崎感到头部的血液正在急骤地涌上来，甚至还能听到血管猛跳的声音……

他又一次憋住了呵欠。前后左右的座位上到处有人在大吐特吐。他从前面座位的椅背袋里取出一只塑料袋，也准备呕吐一番。他不是一个会晕车的人，可现在也觉得有点恶心起来了。更重要的是，他想借呕吐的痛苦来冲淡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不过他终于还是摇了摇头，把塑料袋揉成一团放进

了衣袋。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尽量保持头脑清醒为好。

飞机超过预定到达时间已整整四十五分钟了，这对于YS11型这样的短中距离班机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机内虽有备用燃料，但从飞机的载重量考虑，不可能备有维持误点一小时以上的余量的。

龙崎脸贴着玻璃往下看了看，外面仍然是一片翻腾着的茫茫云海，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下方该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他虽然看不到海的影子，但凭自己的感觉知道飞机的飞行速度正在明显地下降。飞机从一般巡航速度的三千公尺下降到多少了还不清楚，但从前面传来的发动机声音的变化和机身的姿势来判断，飞机高度是大大下降了。

“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低空飞行？难道飞行员在凭肉眼寻找地面目标？”龙崎急忙把这个可怕的想法甩开。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飞机已无法依靠仪器来指示航行而处于盲目飞行的状态了。迷失航向是飞机航行中最可怕的事情。

女乘务员一掀前舱的门帘出现了。从她沉着的举动和年龄上看，她准是两个乘务员中负责的，也就是乘务长了。她穿一条和她娇小的身材极相称的橙色超短裙，动作显得有点僵硬。

乘务长用她训练有素的眼光巡视着舱内，顺着中间的通道走过来，还不时地弯下腰和乘客交谈几句。但仔细一看，总还有几分神不守舍的样子。好像是重新加浓了的口红衬着她苍白的脸色，反而给人一种极不协调的感觉。

她竭力用语言安慰着乘客。稳定乘客的情绪，以免引起骚动，无疑是她当前最主要的工作。不过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坐在通道中段，正好是机翼部位上的龙崎做出一个要扯住她袖子的姿势，向她投去询问的眼光：

“您看，我又要麻烦您了，实在很抱歉。”他谦和地笑了笑。“我们现在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超过预定时间已经这么久了……”

“奄美大岛附近的气象条件不好。”她脸上浮着职业性微笑回答说。“因此，我们需要稍稍兜一个圈子。您放心，马上就要到了。”

“时间似乎太长了一点。再说，机内恐怕不会存在那么多燃料吧？”

乘务长不失礼貌而又果断地推开龙崎的手。“您所说的
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我想，过一会儿机长会有说明的。
请再等一会儿。”

龙崎望着她的背影想。“好一个训练有素的航空小姐，她很会控制自己。看，她的腿长得多好，胸部的曲线也很动人，”他的脑子里忽然掠过一个大胆的念头。“要是找个机会，以冲永良部周围的珊瑚礁为背景给她来一张裸体照……”

总之，这次旅行可不能出事。干了半辈子的水中摄影记者，现在总算开始有点名堂了。他要通过生态学的角度把连锁排列在九州南部的奄美、冲绳、八重山诸岛的珊瑚礁海景拍成一组别具一格的照片。这也可以说是他毕生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次到奄美大岛也是为了去采拍外景。他没有带助手，一个人行动反而轻松、自由。

不知什么缘故，龙崎特别喜欢南方的岛屿，这儿的风景是在日本其它地方看不到的。和那些明快的自然风景相反，南国的海岛充满着一种可怕的、粘液质的、灰暗的情调，而龙

崎倾心不已的又正是这种哀伤的南国情调。可以说，这里处处都奇妙地渗透着一种恐怖而神奇的气氛。这里的瘴气能把曾经作为一名广告摄影记者生活在尔虞我诈的大城市的龙崎，拉进原始的混沌世界中去。

龙崎今年三十八岁，当然还算年轻。作为一个职业摄影记者，他在事业上已初步获得了成就，并且在自己的事业中开始体会到人生的乐趣。也就是说，他正处于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他突然发现手心湿漉漉地都是汗。与理性相违背，人的直感开始干涉肉体了，于是肉体就大量分泌肾上腺素来抵制那种即将爆发的极度恐惧和不安。直感早就告诉他，一场灾难业已酿成，五六二次班机分明已陷入异常事态之中……

“这到底是怎么啦？”

耳边传来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龙崎转过头，好象第一次意识到她的存在似的看着邻座的一个姑娘。她有着琉球人特有的大而线条明显的眼睛和嘴唇，一身稍带俗气的大城市居民打扮，八成是一个回家乡去的南岛姑娘。她生性腼腆，上飞机以后一直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没有搭理过她的邻座，不过现在她似乎已经憋不住了。

“象是迷失航向了。”龙崎咧咧嘴说。

“什么？连奄美大岛都找不到了？这可不是一个小岛哟。”她睁大乌黑的大眼睛责难似的盯着龙崎，好象在说：这种玩笑现在听起来可不是个滋味。

龙崎带着几分残酷的口气问她：“你脑子里想过没有，这架飞机可能要坠毁？”

“要真的那样也好。”姑娘的语气干脆得令人吃惊，“反

正回到岛上去也没有多大意思了……我这一辈子想做的事都在东京做完了。”她用略带沙哑的女低音回答。

“我可不想死。还有多少事等着我去做，现在就是死也死得不干净。”龙崎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口气会变得如此轻松。

“是啊……”姑娘一次又一次地看着龙崎，起初那种僵持的样子不见了。但她的眼光已不是一个女人在看一个男人，而是一个人在竭力认识另一个人。

“您正年富力强，当然不应该想到死。而我呢，随便。好吧，我为您祈祷这次旅途平安吧。”

“谢谢。”

飞机又一次剧烈地颤动起来，姑娘两眼充满着泪水伏在两手撑着的污物袋上。龙崎心里一阵感动，从这个被恶心折磨着的姑娘的话里可以想见，她一定有着辛酸的往事。

他抬手看了看腕上那只最适宜于野外活动的男人戴的奥米迦霸王表，白色的指针正指在一时三十分上，超过预定着陆时间将近一小时了。

现在，航空救难系统早该启动了吧。虽然是道听途说来的，龙崎多少还知道一点这个救难系统的知识。它好象分为三个阶段：如果班机误点超过三十分钟，地面判断飞机可能出事，这时，第一阶段的通讯搜索系统开始工作；如果再过三十分钟班机仍然下落不明，地面进入完全警戒；再过一个小时班机仍然没有下落的话，则肯定该机已出事，全国所有的用于营救的飞机，全线出动。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班机都不可能再有再支持下去的燃料。

龙崎的脑子里忽然跳出一个名字——“万代”。那也是

一架YS11型飞机，一九七一年夏天载着大约六十名乘客从札幌丘珠机场飞往函馆，结果撞毁在函馆机场北面的横津岳山腰上。其遇难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谁都搞不清楚这架班机为什么会偏离航道，一头撞在航道西北十七公里的山上。并且，关于该机的飞行轨迹，三泽航空自卫队基地的雷达记录和许多目击者所看到的出入很大，这就更加引起社会上的混乱。

总之，在搭乘人员全部丧命的情况下要找出它出事的真正原因实在太难了。并且，在这种情况下，飞机上那些可作参考的仪表、记录器等往往遭到严重损毁，面目全非。

可想而知，当“万代”突然中断和札幌控制塔的联络，在出事前的几分钟里，飞机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至于究竟是什么事故，却已经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人们对此作出种种假设，虽然听起来都合情合理，但假设毕竟只是假设，终究不能用来代替事实。

不管怎么说，“万代”自己迷失了航向，一直到坠毁还不知道自己在飞向死亡。

迷航，对于一切要依靠地面无线电波指挥的现代客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一般说来，YS11型客机是靠自动方向探测仪来探知地面的超短波全向无线电标识和中波万向无线电标识发出的信号导航的。遗憾的是这种装置的性能并不百分之百可靠，它很易受天气不好引起的空中积电的影响，要是飞机钻进积雨云层，往往会完全丧失功能。

另外，用来辨别方向的回转罗盘有时也会因静电作用发生故障。如果不知道罗盘已发生故障，飞机就会飞向错误方向。飞机启航时，方向上稍稍偏离一点，几十公里飞下来就

会偏到一个致命的地方去。

龙崎再次朝窗外望了望，仍然是一片茫茫云海，而且云层好象越来越厚了。在这密密的云层下面又是什么呢？他想起来了。西南航道的下方几乎全是汪洋大海，这片密云下面是陆地的可能性极小。龙崎舔了舔干燥的嘴唇。那么说，飞机现在是在茫茫的东中国海上空象个瞎子似的兜圈子。可怕！要是一头栽进海里，谁还能找得到？万顷海涛会无情地把这架飞机一口吞下，连一点痕迹都不留！

突然，前面三排的位子上一个壮年男子发疯似的站了起来。只见他双手扶着椅背，强忍着机身剧烈的晃动，声嘶力竭地喊道：

“给我马上降落，机长！你们在搞什么鬼！快！听见了没有，快让我出去！”

机舱后面的乘务员踉踉跄跄地赶上前来，想把他按到座位上去；前舱的乘务长也掀开门帘赶来帮忙。那人力气大极了，他一把推开两个女人，两只手拼命扯着领带，朝前面的紧急出口扑去。

“难过！我闷死啦，我要出去！”邻座的两个女人也同时尖叫起来。

很明显，由于窒息而引起的恐怖快要把人们逼疯了。在龙崎看来，整个机舱象个可怕的陷阱，而这个陷阱又马上就会塌下来把他挤扁。龙崎咬着牙强忍着从心里涌起的一股要想冲出去的冲动，两只手无意识地伸向保险扣，差一点解开了保险带。其实，感到快要窒息的岂只是那个狂人和两位女客，龙崎也多么渴望能吸一口外面的新鲜空气呀！

机舱象遭了电击似的颤动起来，龙崎马上意识到一场骚

乱的导火线已经点燃了，再过几秒钟就会全面爆发。

正在这时候，铃声响了起来，喇叭里传来机长微微抖动着的声音。听得出，讲话人正在竭力保持着镇静。

“各位乘客请注意，本机因为燃料已尽，开始紧急着陆。请遵照乘务员的指示做好安全着陆准备。另外，本机是由两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操纵的，绝对保证着陆的安全。请大家不要紧张，一切听从乘务员的指挥……再重复一遍……”

话音一落，舱内一片凝固似的寂静。龙崎也紧张极了。不过在紧张之余又暗暗赞赏机长这一及时的行动。人在惊慌失措的时候，需要的正是这样充满信心的指挥。

不用说，现在所有的乘客都已经完全在乘务员的掌握之下了。乘务长很快地跑回前舱去了。不一会儿。那个年轻一点的乘务员便拿着一件示范救生衣在无数道期待的眼光下出现在通道口上。

“请先穿上救生衣。”喇叭里传来乘务长的声音。“救生衣放在诸位的座位底下，每人一件。”

随着话音，乘务员无声地用手势告诉大家救生衣藏在什么地方。要是在平时，这场只打手势的哑剧表演一定会引起一阵苦笑，可现在谁都顾不上这些了。顿时，无数双手伸向座位底下，扯出一件件压缩碳酸气救生衣。

“现在教大家怎么穿，请注意示范动作。”

乘务员缓慢地作着系带子的示范。受到这么多真挚的眼光的注视，对她来说恐怕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吧。

救生衣并不怎么难穿，龙崎很快就穿好了。

“现在先不要把栓拔出。救生衣一鼓起就无法钻出舱门去了……”

喇叭里的声音近似呜咽。她的焦虑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只要有一人卡在出口上，那就什么都完了。

也许是由于紧张而使两只手失灵了，舱内四处有人求助，乘务员忙得恨不得连脚都提起来用上。

“穿好救生衣以后，”播音员继续说。“请拿掉身上的钢笔、眼镜一类尖、硬物件，放在座位前面的口袋里。请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系紧安全带……飞机马上就要接触地面，请大家把身体伏在两腿上，两手要抓得住脚脖子……”

发动机咳嗽似的呻吟着，机长好象毅然下了急速下降的决心，越来越强的下降感把龙崎的心托到了嗓子眼上。

就在按乘务员的指示，把头伏到膝头上前的一瞬间，他迅速朝窗外瞥了一眼。云层早已经消失，底下是一块黑魑魑的嶙峋巨岩和四周吐着白沫的海岸。

陆地！龙崎心里感到一阵欣慰。是一个小岛吧？不，管它呢，不管冲击将有多么剧烈，他只希望飞机能落在结实的地面上。

2（六月十五日下午二时五分）

龙崎在痛苦的呻吟中醒了过来。

刚睁开眼的一刹那，他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他的意识宛如一片白茫茫的旷野。旷野里，一幕幕灼热的片断浮现着、飞舞着。突然，这些迷茫的片断变得清楚起来，他的意识渐渐恢复了。

他拗起身子，脖子象火灼似的痛，下腹部也被安全带勒得很痛苦。他低下头用颤抖的手解开皮带，集中所有的神经，想认真观察一下飞机的状况。

静，一片难以置信的寂静。但寂静中却还掺杂着时而从各处传来的一声声断断续续的呻吟声。

飞机象是右翼擦地、尾部翘起的样子。所有的照明系统都已破坏，外面的强光从窗口照进来，光柱里能清楚地看到舱内空气中浮动着的尘埃。象电影中的回忆镜头一样，他想起迫降前的情形来了。飞机盘旋着急剧下降，给人带来象是被卷进了一个巨大的旋涡似的昏晕的感觉。龙崎象一只大海虾似的蜷曲着身体。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想什么了，就连恐怖也已经被这可怕的速度冲得无影无踪。他只是深切的感到自己已成了正在飞速前进的“命运”的乘客，只得听凭命运的摆布了。“现实”正无情地玩弄着这架YS11型客机，带着它朝宇宙深处沉下去。飞机一定已经放下所有的副翼，尽最大的努力减速了，可降落到水面时的时速恐怕也还在一百五十公里以上。咆哮着的飞机和地面的冲击远要比龙崎想象的厉害得多，他象个皮球似的被狠狠地弹了起来。只见眼前一道白色的闪光，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邻座那个姑娘发出的一阵激烈的咳嗽把他从回忆中惊醒了。她两手紧抱胸前，浑身抽搐，嘴唇咬破了，一滴一滴地淌着血。龙崎把她抱起来，解开保险带，让她靠在椅背上。

他听到背后象有什么东西在地上拖动的声音，回头一看，是那个年轻的乘务员。飞机着落的最后一瞬间，她一定已经回到自己那个位于机舱最后的位子上做好了准备。现在，她正攀扶着椅背、费劲地、半匍伏着向他爬来。她的右脚被扭成了一个奇妙的角度，两眼漠然地睁着，好象什么也没有看见。强烈的责任感在支撑着她的身体。

龙崎站了起来，感到浑身传来一阵阵剧痛。可等他站稳

了，还好，似乎还不至于影响行动。他走到通道上抓住乘务员的肩膀说：

“现在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出去。打开那个紧急出口！”

乘务员两眼的焦点恢复了：“好，好，不知道机长怎么样了……”

“回头再说吧。先让大家出去要紧。你没有闻到那股气味吗，要是机体着了火，什么都完了。”

龙崎已经闻到一股焦味，好象是哪路电线走火了。这完全有可能接触漏出来的燃料引起燃烧。

她点点头，一瘸一拐地走近机舱中央的紧急出口。龙崎动手把昏倒在出口旁边座位上的乘客拖到通道上来。这是靠右面的一个出口，由于机身倾斜离地面很近，很明显，从这里出去比较容易。座位上是两个小伙子，都已经完全处于昏迷状态，拖起来跟沙包一样沉。要不是有乘务员帮助，就是拖一个，龙崎恐怕也吃不消，幸亏乘务员那伤了脚的纤弱的身体竟发挥了令人吃惊的力气。

不一会儿，龙崎的双手就被这两个男人撞破了的鼻子里流出来的热乎乎的血沾满了。

乘务员卸下保险杆退到一旁，龙崎走上去用尽力气一脚朝门踹去。随着一声沉闷的声音，亮光一下子涌进了机舱。

“快，大家快出去，龙崎回过头来喊道。“这架飞机可能要起火！”

他看见左右的座位上抬起几颗犹豫不决的脑袋，便领先摇摇晃晃地走到机翼上去了。

这个出口正好对着飞机的右翼，如果是正常着陆，两翼和地面的距离是两公尺，一般很难下去。可现在情况不同，

机身是倾斜着的，右翼已擦到了地面，引擎杆上四片螺旋桨已经瘪着插进了泥土。

机身搁在一片石质的海滩上，叫它为沙滩也未尝不可吧，只不过地面上不是那种细细的白砂，而是又粗又黑的熔岩性沙石。机首插进了离岸三十公尺的水面，机身有一部分浸在海水里，看来飞行员的水平是相当高的，能找到这样一块平坦的沙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飞机着水时的冲击力也完全有可能把机体折为两截。要是机身下面是嶙峋的乱石，那机底就会被擦得稀烂。

这种危险并非不存在，除了这块两公里左右，向里弯曲的沙滩，前后两头都是怪石遍地的海滩。机长完全是表演了一次高超惊险的着陆绝技。

飞机的右侧是山，一道刀切似的茶褐色的峭壁迎面而立，犹如一扇巨大的屏风。低垂的雾雨遮住了峭壁的上半部。这时，龙崎听到一阵隐隐的轰鸣声，那声音虽然很轻，却一直传到心里。“火山！”他突然想到，“并且一定是一座活火山！”

大约从半山腰的地方开始，可以看到一些绿色的植物。那被浓密的灌木丛和树林覆盖着的斜面坡度越来越缓，渐渐伸入海滩，面前的峭壁就是这座山延伸下来的尽头。

这里没有动物活动的迹象，连象征着有人生活着的一丝炊烟都没有。沙滩上静悄悄的，完全是一个与人世隔绝的地方。

“这是哪里呀？”龙崎听到一个低哑的声音，回过头去一看，已经有近十名乘客围在他身边了，乘务员苍白的脸就在他旁边。

3（六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三十二分）

“那么，求救讯号当然是发出去了吧？”龙崎问副飞行员。

“这个……”副飞行员躺在一块铺在沙滩上的毯子上，看着对他俯下身子来的龙崎说，“我们没有来得及发出去。你还记得飞机遭到的那次激烈的雷击吧？那个雷把电气系统都打坏了，无线通讯机成了一堆废品。”

副飞行员微弱地咳嗽起来，好象胸部受了重伤。他的头部缠着雪白的绷带，可这仅仅是外伤，看起来他的内伤更厉害一些。

仰卧在他旁边毯子上的主飞行员已无须什么急救措施了，他的颈椎被折断，早已断了气。再过去就是受了重伤的乘务长。她好象把头重重地撞在壁上了，正处于昏迷状态。她的鼻孔还在微微地透气，说明她还活着。龙崎和那位年轻的乘务员以及已经转移到海滩上来的近五十名幸存者中间三十几个手脚还灵便的乘客，围着这三个人。机舱里还有六具尸体剩在那里。

那些人都占着前面的位子，飞机着陆时受到的冲击力最大，而且很可能在那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他们忍不住内心的恐怖把头抬了起来，这些人的脖子几乎全被干脆脆地折断了。到这个时候，人们也顾不上把他们的遗体移到沙滩上来了，因为搬运那些伤员已经几乎耗尽了他们所有的精力。

“真是祸不单行哪，好象命中注定要有这一次灾难，”副飞行员又无力地咳嗽起来。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精悍的脸已经憔悴得象个六十岁的老人。“我们没有发现备用电